

有些事情

即使你不说

我也敢去做

比如

像疯子一样去爱你

峦

著

敢爱就来

上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敢爱就来

[上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敢爱就来 / 岱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52-4801-9

I. ①敢… II. ①岱…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9934号

书 名 敢爱就来

著 者 岱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李文峰 时 瑜

装帧设计 樱 瑇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51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801-9

定 价 65.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小说



第一章 康桥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1
第二章 第五个葬礼	27
第三章 又一春	58
第四章 伊甸之始	93
第五章 莫海情花	135
第六章 蓝白国度	188
第七章 金色花	230



第八章 文秀清	285
第九章 我向你投降	323
第十章 周四出生的孩子去了远方	365
第十一章 敢爱就来	391
番 外 那些瞬间	424
第十二章 八年后	437
第十三章 俗世情真	474
第十四章 像疯子一样去爱你	518
尾 声 婚礼	567

第一章

康桥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2013年12月31日，美国东海岸时间七点整，距离2014年到来还有五个钟头。

抽烟室一片烟雾缭绕，抽完最后一口烟，烟蒂还夹在手指上，简廖从椅子上站起来。

停在巨大的落地窗前，在烟雾缭绕中俯瞰这个世界第一都市，璀璨的霓虹灯光掩盖了夜空的星光，一幢幢摩天大楼宛如射向苍穹的箭群，疾风、盛气凌人，让人望而却步。

纽约，被誉为苹果城，为什么会被誉为苹果城众说纷纭，简廖唯一记住的是那老掉牙的爵士乐歌词：“成功树上苹果何其多，你如果挑中了纽约市，那你就挑到了最大的苹果。”

意气风发的年纪里，这样的歌词无疑助长了潜藏于胸怀中蠢蠢欲动的英雄梦。

十八岁，简廖孤身一人从广州来到纽约；十年过去，现在的简廖过得不好也不坏。他在曼哈顿拥有自己的私人住宅，银行有若干存款，上个月刚买车，梅赛德斯C63，走在曼哈顿街头，他看起来和那些手提着名牌公事包、受雇于顶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没什么差别，幸运的是，比起那些人他看起来更年轻。

简廖现在的成就应该得益于他遇到了好人，更确切一点说，他遇到了贵人。

将烟蒂放到烟灰缸里，走出抽烟室，剥了一颗薄荷糖放进嘴里，五分钟后，简廖推开会所大门，那颗薄荷糖成功地带走了残留在他口腔中的烟味。

这是一家私人会所，会所在位置位于哈德孙河附近，从那座湖水绿色的建筑乘坐直达电梯就可以到达会所，六十层以上都在会所经营范围内。

约为两个网球场大小的空间里，除了拍卖师的声音之外，再无任何杂音。

简廖回到自己位置上，那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现场有十几位和他一样没有座位只能找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站着的人，这些人有着和他一样的身份——高级助理。

所谓高级助理，工作性质其实和那些办公室打杂的没什么两样，他们所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帮自己的Boss（老板）处理一些较为琐碎的事情。

简廖的Boss叫霍莲烟。

现在简廖所站位置是会所最高层，一个月有二十几天这里都是静悄悄的，每个月只有那么特定几天这个地方才会对外开放，钻石卡会员才有资格得到邀请。拿到邀请函的人清一色都是亿万富翁，这些亿万富翁身上还需要有另外一种身份——收藏家。

在很多公共场合，越来越多腰缠万贯的富人们更乐意谈及他们的收藏品，听到的人投其所好，对其品位赋予了赞美。久而久之，收藏在上流社会形成一种风潮，仿佛谁的收藏品多、谁的收藏品优，谁的精神世界就富足。

关于亿万富翁们的收藏癖好，坊间不时会流传出一个个笑话，比如中东的石油大王花数百万买到的宝贝是中南美那位叫瓦妮莎的小姑娘的爷爷的尿罐子。

针对这样一股风潮，由一些顶级私人会所举办的“艺术展”应运而生，“艺术展”以拍卖收藏品为主，规模虽然不大，展出的展品却让人咋舌。

现在这个以粉金和地中海蓝为主色调的场地正在举行一场“艺术展”，全场除了四根大圆柱和被包围在大圆柱里的水晶台外，再无任何多余设计。几十个座位环绕着几何图形的水晶台并列着，座位无一空席，盛装而来的来宾、新颖的拍卖环节使得这场“艺术展”看起来更像是奢侈品的发布首秀。

“艺术展”临近尾声，现场就数那位大腹便便的俄国富豪收获最为丰厚。除了拍到最近被炒得很热的名人手稿、雪茄，他还给自己的情人拍下了中世纪一位伯爵夫人珍藏的首饰。

二十岁出头、有着猫一般眼睛的女孩心满意足地依偎在年纪可以当自己父亲的男人怀里，价值几十万美元的珠宝使得女孩眼里呈现出来的能有多娇媚就有多娇媚。

从简廖这个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依偎在俄国富豪怀里的女孩不经意间眼神会飘向左侧。

坐在左侧位置的那位年轻男人就是霍莲烟。

绝大部分人会和简廖一样，在见到霍莲烟的第一眼时泛上心里的第一个念头会是：那真是一位漂亮男人。

霍莲烟的漂亮是一种非典型，用阳光帅气、英俊潇洒、高大有型这样的常规词语来形容他，好像都缺少了些什么。

霍莲烟的漂亮精致冷峻，安静待着时，像是美轮美奂的大理石雕像。

“那个年轻男人更像是这个星球无意间的闯入者和旁观者，让人琢磨不透。”去年曾有一位时尚教主级别的人士用这样的话来形容霍莲烟。

那位时尚教主的话传到霍莲烟耳朵里时，他也就笑了笑，用半是反驳半是玩笑的语言回应：“谢谢恩格先生的赞美，需要纠正的一点是，我绝对是这个星球的一名参与者，我的热情不亚于我的同龄人。我和他们一样，有着再普通不过的爱好：美食、旅行、脸蛋漂亮身材性感的妞儿，这三样缺一不可。”

霍莲烟的这番话无疑是在向外界宣誓：其实，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凡夫俗子。

霍莲烟有多喜欢美食和旅行倒是没有怎么体现出来，原因是他太忙了，他把精力都放在他的生意上。不过，霍莲烟强调的最后一样倒是说对了——和霍莲烟交往过的姑娘大多脸蛋儿甜美，胸大、腰细、腿长。

但偶尔也有特例，比如现在坐在霍莲烟身边那位叫苗小姬的女孩。苗小姬除了符合脸蛋儿漂亮这个条件外，其他无一符合霍莲烟的审美观，胸小、腿瘦，个儿也不高挑。

关于苗小姬，昨晚霍莲烟在面对他朋友们的调侃时轻飘飘丢下一句：“偶尔换点口味。”当时，苗小姬也在场。

苗小姬是刚毕业的美术学院的学生，“艺术展”特别展出环节展出了她的毕业作品，作品拍出了三万美元，霍莲烟掏的腰包。

对于自己拍下的作品，霍莲烟如是表达：“它在三年后可以让我赚到十万美元。”

对于霍莲烟说的话，简廖没有任何怀疑。霍莲烟的外婆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他从外婆身上继承了那种对艺术与生俱来的敏感。

这次“艺术展”的拍品中就有两件是霍莲烟私人收藏：俄国人拍走的名人手稿，中东人志在必得的武士刀。这两件藏品这几年来一直待在霍莲烟的地下室，脱手时霍莲烟赚到了不下一百万。

霍莲烟的地下室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收藏品，他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鉴宝团队，那些都是这个团队从世界各地搜刮而来的，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塞钱给那些活跃在艺术市场上的评论家和鉴定家，于是，它们就变成了值得收藏、拥有无限上升空间的艺术品。

艺术品投资是霍莲烟的收入来源之一。

为时六十分钟的“艺术展”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结束，二十一件展品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们悉数瓜分。

霍莲烟不仅是这场“艺术展”的发起者，同时也是这家会所的主人。霍莲烟拥有六间规模达到国际标准的顶级会所，纽约两间、芝加哥两间、拉斯韦加斯和洛杉矶分别各一间，这六间会所每年可以为他带来差不多八亿美元的盈利。

按照惯例，“艺术展”结束后霍莲烟会邀请来宾到他准备的场所小酌交流一番，这次也不例外。对于霍莲烟的邀请，来宾们显示出极大兴趣，倒是一直安静地待在霍莲烟身边的苗小姬兴致缺缺。

在霍莲烟拍下苗小姬的毕业作品时她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苗小姬的一张脸因为兴奋涨得通红。让苗小姬倍感不快的应该是霍莲烟带着玩笑性质说出的：“它在三年之后

可以为我赚到十万美元。”

从事艺术的人向来清高，苗小姬也一样。

似乎意识到自己说了惹女友不高兴的话，霍莲烟的唇轻触苗小姬的头发，那时简廖就走在霍莲烟和苗小姬身后，简廖很清楚地听到霍莲烟对苗小姬的轻声呢喃：“还当真以为我会把你的画当商品卖掉？”

苗小姬没有说话。

“笨！那恰恰是一种赞美和信任。我看你，你可以的。”最后那句话余音绕梁。

即使简廖看不到霍莲烟说这话时的表情，但他可以猜出，那温柔地说出这番话的男人此时此刻眼眸中平淡无波，宛如月光倾城时的海平面，冷、华美、悠远、虚幻。

可沉浸在爱情里的女孩眼里看不到这些。

“真的？”她的声音中有窃窃的欢喜。

“当然！”

简廖会为霍莲烟工作，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报恩成分。到纽约的第二年简廖就遇到很多留学生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生活窘迫。

山穷水尽时，简廖在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的推荐下向“DRL基金会”提出助学申请。该基金会为已故中国旅美艺术家戴若琳女士一手创办，基金会每年都会拿出部分资金，资助生活困难的中国留学生。

简廖的助学申请得到了基金会的批准。

三年后，简廖见到了“DRL基金会”负责人，那时的简廖是导师们眼中前途无量的学生。出乎他意料的是，“DRL基金会”负责人并不是简廖想象中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年过半百的学者形象，站在他面前穿着米色手工毛衣的大男孩漂亮得如从樱花树下走出来的人物，浪漫、纯白。

那个大男孩就是霍莲烟，戴若琳的外孙，戴若琳指定的基金会负责人。

简短的会面后，简廖提出告辞。

再之后，凭着优异的成绩单，简廖在纽约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几个月后，简廖接到霍莲烟的电话，电话里霍莲烟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想不想为我工作？”

那时简廖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很窝火，被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人问这样的问题可不是愉快的经历。委婉周旋一番后，简廖给出回答：“让我考虑几天。”挂断电话，简廖就把霍莲烟的建议抛诸脑后。

人的缘分往往很神奇，几天后简廖在受到自己上司的无理指责时忽然想到了霍莲烟，了解霍莲烟在经营会所后，本着小部分的报恩之心，简廖接受了霍莲烟的建议。

那年的霍莲烟二十岁。二十岁的霍莲烟用外婆留给他的八千万美金在纽约开了一间会员制、以承包私人派对聚会为主的会所。

会所第一个季度结束时只有220名会员，会所不仅没赚到钱还亏了数百万。至今

简廖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十分清楚，看完财务报表后霍莲烟反应很平淡：“嗯，知道了。”

半个小时后，霍莲烟卖掉了他的车和房子。

那时简廖还百思不得其解，那位二十岁的男孩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淡定到底来自于哪里？几年后在得知霍莲烟的身世后他就想明白了：霍莲烟身上那种从容淡定大约来自于他背后显赫的家族。

霍莲烟的父亲是霍正楷，霍正楷身上有诸多头衔，诸如亚细亚区华商会会长之一、零售业巨头。霍正楷名下的霍氏零售是全球五百强企业，在这个榜单中，霍氏零售一直处于稳定上升趋势。

如果不是霍这个姓氏，简廖还真不敢把霍莲烟和霍正楷联系在一起。这父子俩给世人的印象更像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宿敌。

就像霍正楷在公共场合回避霍莲烟这个名字一样，霍莲烟偶尔在面对着朋友、记者的发问时也顾左右而言他。简廖记得有一次霍莲烟被问烦了，一把抢过那位记者的录音笔：“这话我只说一次——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这个人的名字。”

那也是简廖唯一一次看到霍莲烟发脾气时的样子。

可见霍莲烟在心里不大待见自己父亲。为什么霍莲烟会反感霍正楷，对外人来说也只能是一个谜。霍莲烟身上的谜还很多，比如他为什么在二十岁时选择自己创业。二十岁的年纪不是应该还在念大学吗？某天简廖趁着霍莲烟心情看起来不错的时候问了他这个问题。

“我对念大学没兴趣。”当时霍莲烟如是回答他。

一晃，六年过去了，现在的霍莲烟二十六岁，上个月《福布斯》刚统计了他的个人财产，霍莲烟的身家已经达到三十亿美元以上，成为2013年青年财富榜上蹿升得最快的人。

三十亿也许在财富榜上听起来不值一提，可当这三十亿和一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时，它的威力就显示了出来。

《福布斯》完成年度统计后，霍莲烟开的会所新注册会员成倍增长，他也接到了纽约政府的邀请，成为时代广场新年亮灯仪式的特约嘉宾之一。

送走那些客人，霍莲烟看起来有点疲惫。他坐在沙发上，苗小姬正在给他做太阳穴按摩。

“霍先生！”简廖上前，低声说，“您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

也许是苗小姬按摩手艺了得，以至于霍莲烟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长的眼睫毛在灯影投射下形成了极好看的弧线。

简廖接到唐雨萱电话刚好是九点十分，距离霍莲烟为时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结束还有五分钟。唐雨萱会把电话打到简廖的手机上，一般都是因为霍莲烟手机关机。电话里

唐雨萱轻飘飘地问了一句：“我说助理先生，你觉得她比我美吗？”

“还不错，不过还是不及唐小姐四分之一的美丽。”简廖小心翼翼地回答着，他自然知道唐雨萱口中说的“她”是谁。不过简廖的话倒是没有带半点奉承成分，苗小姬是美的，当真苗小姬的美不及唐雨萱的四分之一。

唐雨萱的美是吸引眼球的。

有时候，简廖看到唐雨萱和霍莲烟站在一起时，会在心里自然而然地产生那样一种想法：这世界上，也就只有像唐雨萱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霍莲烟这样的男人。

霍莲烟和唐雨萱是冰与火的组合。

“还是那么会说话。”电话那边轻轻嗔了一句，“霍莲烟现在在哪儿？”

最后那句才是唐雨萱把电话拨打到他手机上的唯一目的吧？

“需不需要我把电话转给霍先生？”简廖问道。

简廖的话等同于给了唐雨萱一颗定心丸：霍莲烟现在所处的空间是那种随时可以打扰的模式，更深层次点的意思就是，霍莲烟没和女孩子亲热。

“不用。”那边唐雨萱懒懒地回答，“你告诉他，我打不通他手机，让他待会儿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挂断电话，刚好是霍莲烟前往时代广场的时间。

打开房间门时，简廖有些尴尬，霍莲烟正和苗小姬接吻。

简廖把脸转到别处，这样的状况简廖偶尔也遇见过，只不过霍莲烟接吻的对象每次都不同。

几分钟过去，在苗小姬脸颊上还残留有淡淡的绯红，另外一名当事人倒是一派云淡风轻的模样。

简廖向霍莲烟转告唐雨萱的话，霍莲烟一边听一边看着正把刘海拂到耳边去的苗小姬。

九点半，简廖和霍莲烟、苗小姬还有另外几个人分别乘坐两辆车前往时代广场，霍莲烟没有给唐雨萱打电话。

2014年在时代广场几乎要冲破天际的倒计时声中到了。

午夜钟声响起，那双水晶鞋还穿在她的脚上。

现在，苗小姬正在时代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她所坐的位置是霍莲烟为她预订的，从这里可以把时代广场的盛况尽收眼底。咖啡馆的电视屏幕上正在转播现场的新年亮灯仪式，苗小姬不止一次听到咖啡馆里女孩子们的窃窃私语：“参加亮灯仪式的穿着墨蓝色礼服的年轻男人是谁？”

参加亮灯仪式的穿着墨蓝色礼服的年轻男人就是霍莲烟。

女孩子们频繁的议论使得苗小姬从最开始的受用到现在的焦躁难安。在场不乏身材比她性感、脸蛋儿比她漂亮的姑娘，谁都知道霍莲烟喜欢这一款女孩，待会儿霍莲烟会

到这里来接她，他会看上她们其中的一位吗？会吗？

十二点半，霍莲烟推开咖啡馆的门，距离自己位置最近的那位衣着火辣的女孩在几秒钟内完成了一系列动作：撩头发，撩完头发看似不经意地从位置上站起来，离开位置面对着刚刚推开玻璃门、穿着墨蓝色礼服的年轻男人迎面走去。

女孩的背影婀娜多姿。

离开咖啡馆，苗小姬的手在霍莲烟的臂弯里，听着他和她说话：“脸色有点不好，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我送你回家？”

“我没有不舒服。”苗小姬回答着，为自己刚刚在咖啡馆里的想法感到可耻。

事实上苗小姬心里也清楚，她和霍莲烟分手是早晚的事，不过是数月时间，她的心态就悄然发生了改变——也许在他心里，我是不一样的。

他对她呵护备至，他买了她的毕业作品，他会温柔地亲吻她。

悄悄地去看着他，她心里偷偷想着：也许我在他心里不一样。

这是苗小姬第二次以霍莲烟女伴儿的身份和他出席私人聚会。和第一次一样，聚会场所选在私人住宅举行。来参加聚会的都是那些无派对不欢的年轻男女，住大别墅、开超级跑车、父母亲是名人榜常客，出席公共场合谦虚有礼貌、私底下放荡不羁。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苗小姬也不讶异从那些人口中听到不堪入耳的垃圾话，也不再去惋惜古董、名画、名品被随随便便地搁放在一边；面对着聚会上男人女人们大胆的调情动作时，她也不会选择慌忙把脸别到一边假装欣赏那些水晶吊灯。

手放在霍莲烟的臂弯里，她安安静静地待在他身边。穿着经典黑白小礼服的唐雨萱挽着英俊高大的男人朝着他们款款走来。这是苗小姬第一次见到唐雨萱，那个自始至终名字都和霍莲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女人。关于霍莲烟频频和女孩约会的事情，唐雨萱轻描淡写地如是说：“他只是比较爱玩而已，我也爱玩。”

贴面之后这对绯闻男女漫不经心地打着招呼，这两个人相处的状态还真像唐雨萱所形容的那样，各玩各的。

唐雨萱的目光淡淡地从霍莲烟脸上转到苗小姬脸上，那一眼下来，苗小姬心里一片惨淡，昨天霍莲烟的话言犹在耳。

昨天当着她的面，霍莲烟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偶尔换点口味。”

聚会过半，玩累的男女有的瘫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有的坐在地毯上玩纸牌，金属音乐换成让人昏昏欲睡的慢音乐。

玩纸牌的人中也包括唐雨萱。霍莲烟就坐在唐雨萱身后的沙发上，看起来像是在看唐雨萱打牌，又好像不是。

苗小姬坐在霍莲烟左侧的单人沙发上，一边听音乐一边吃东西。她比较喜欢现在这种气氛，这样的气氛正常一点，那几位最爱闹的都到楼上去了吧。

这种气氛很快被从楼下下来的几个人打破。发型左边鬓角处刮出弯刀弧线的男人慢

悠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剩下的烟递给了霍莲烟。

那是在派对上很受欢迎的那种自制烟。

还没等霍莲烟伸出手去，苗小姬已经先于他拍掉了烟。烟掉落在地上的同时，从楼上下来的几个人夸张地笑了起来，笑声还附带着些许不加掩饰的得意洋洋，一边笑着一边相互击掌，霍莲烟则依然维持着刚刚的坐姿。

“有什么好笑的？”苗小姬冷冷地说着。在美国，即使大麻对那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普及到相当于餐后的水果点心，她还是不希望霍莲烟去碰那些。

苗小姬的反问惹来更为夸张的笑声，打牌的几个人也从地毯上站了起来。最先走到她面前的是唐雨萱，她瞟了霍莲烟一眼，哧哧笑着：“莲烟，你的现女友有点意思。”

唐雨萱说话间手已经来到苗小姬眼前，苗小姬别开脸避开唐雨萱的触碰。唐雨萱耸了耸肩，不以为意，慢悠悠地说着：“小白兔，我来告诉你他们为什么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一定是拿你来打赌了——那个傻姑娘一定会拿出圣女贞德一样的气节誓死捍卫，潜台词是：‘不，千万别去碰它，那是十恶不赦的魔鬼！’”

那几个人用嘻哈手势表达着：美人儿，你猜对了！

唐雨萱回以那几个人谴责的表情，嘴里却娇嗔着：“不要理他们，他们就爱干这种缺德事。”

苗小姬有些难堪，让她更为难堪的是一直都很安静的霍莲烟，那些人用“他只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形容霍莲烟，再正确不过。

让她更难堪的事情还在后头。

唐雨萱越过她走向霍莲烟，停在霍莲烟面前。施施然抬脚，用乳白色的鞋尖蹭了蹭霍莲烟的脚，凉凉地说着：“喂，不象征意义地安慰一下你的小白兔？再不安慰的话她可要哭了。”

修长的手指握住秀丽的脚腕，拿开，霍莲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闹够了没有？”

那么轻飘飘的一句，更像是情人间的耍花腔：“嘿嘿，别闹。”

抓起搁在一边的包，苗小姬低着头，脚步匆匆，头也不回。

来到游泳池时，从她背后传来匆匆忙忙的脚步声，脚步声中还夹杂着霍莲烟叫她名字的声音。侧耳细听，背后那数声“苗小姬”中没有丝毫焦虑之情。

到了这个时候，她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停下脚步听着后面的脚步来到她背后，转身，手里的包狠狠地朝着身后的人砸去。

苗小姬以为霍莲烟会躲开，可他没有，她的包结结实实地砸在他脸上，包从那张脸上滑落、掉下。

那一个瞬间，近在咫尺的霍莲烟让苗小姬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容，唯一的念头就是：那是霍莲烟吗？

游泳池淡蓝色的水波在光的折射作用下落进他的眼眸，那双总是淡淡的眼眸被注入了别样的东西。

那橱窗里精致的瓷娃娃，终于拥有了人类的情感。

近在眼前的人伸出手，手指伸向她眼角，眼角的泪滴消失不见。

那个声音又远又近，说着：“我已经很多年不碰那东西了。”

他口中说的那东西是大麻吗？很多年不碰那东西，是不是代表很久以前他曾经碰过？

“我答应过一个人，不会再碰那个东西。我曾经答应过那个人很多事情，但最后一件都没有做到。”那个声音唠叨着，如梦似幻，“总得有一件事情做到啊，你说是不是？得有一件事情，得有那么一件事情……”

那个瞬间，站在苗小姬面前的霍莲烟仿佛沉浸在某个不被人知道的世界里。是不是那个世界里有着那么一个人，一个此时此刻挂在他嘴上、从他舌尖流淌出来的“那个人”？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促使着她，苗小姬口中的“霍莲烟”又尖又锐。

近在咫尺的人迅速垂下眼眸，再次睁开眼睛时，霍莲烟回归了之前模样，又清又淡。

“你的力气可真不小。”他揉着脸说。

苗小姬脱口而出：“那个人是谁？”

“谁？”霍莲烟微微皱起眉头。

“你说很多答应他做到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做到的那个人？”苗小姬低声说着。

松开眉头笑了笑，霍莲烟语气嘲讽：“那可真是一位大美人，我和她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天各一方。分开后我一直对她念念不忘，我和女孩子们约会，以此来麻痹自己——苗小姬，你是不是想从我口中听到类似于这样的回答？”

不，一点也不！听完霍莲烟的话，苗小姬在心里稍稍松了口气，那口气刚刚松下来，霍莲烟接下来的话又让她的心提了起来：“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那一刻，苗小姬想，她的脸色一定出卖了她。

“怪不得那些人会拿你开涮，你还真的很好糊弄。”揉了揉她额头上的刘海，他笑意深了些许，“还真以为有那样的一个人吗？别傻了，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缠绵悱恻的爱情！那些都是编剧们拿来骗骗类似于你这样的傻姑娘的。”

苗小姬朝着霍莲烟咧了咧嘴。

“我送你回去。”霍莲烟捡起地上的包。

接过包，苗小姬心里还在模糊地想着，霍莲烟口中的那个人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从背后传来的一声“霍莲烟”打断了她的思绪。

“莲烟，今晚我要你送我回家。”唐雨萱快步来到他们面前。和唐雨萱一起出现的还有拿她开涮的那几个人。

“今晚恐怕不行。”霍莲烟的拒绝直截了当。

游泳池是椭圆形的，那时的状况是，苗小姬和霍莲烟侧身站在游泳池边，唐雨萱和她的几位朋友站在他们对面，距离也就几步之遥。

唐雨萱的手指缓缓指向她：“是因为她吗？据说男人们都喜欢这样类型的女孩，笨笨的、傻傻的，是不是你也和他们一样？”

似乎没有听到唐雨萱的话一样，霍莲烟脸侧到苗小姬这边，低声说了一句：“我们走吧。”

话音刚落，眼看唐雨萱那一巴掌就要落到她脸颊上了……

接下来场面混乱，霍莲烟隔开了唐雨萱的手，也许是力气过大，导致唐雨萱差点掉到游泳池去。那位鬓角刮出弯刀弧线的男人把苗小姬推到了游泳池里，再之后，霍莲烟跳进了游泳池。

冬夜，苗小姬瑟瑟发抖着躲在霍莲烟怀里，听着心爱的男人说：“以后，有杰夫在的地方，我拒绝出现！”

把她推到游泳池里的男人叫杰夫。

那话很美很酷，不是吗？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会是一个很美丽的夜晚，只是那个叫唐雨萱的女人破坏了这种美好。

唐雨萱用最为实质的行动让霍莲烟送她回家。

她也“一不小心”掉到了游泳池里，这个晚上霍莲烟做出第二次“英雄救美”的举动，他打横抱着唐雨萱从她面前经过。

面对着苗小姬，那美丽女人的眼神中释放出一种得意：你瞧，他总是拿我没有办法。

次日早上，纽约的狗仔们拿到了第一手消息：霍莲烟在唐雨萱家过夜。

在这行标题下还附带着唐雨萱在清晨时分把霍莲烟送出家门口的高清图像，穿着白色衬衫的两个人在晨曦中显得尤为养眼。

这是一个周日，距离苗小姬被推到游泳池里已经过去了三天时间，那天晚上是霍莲烟的助理送她回家的，他叫简廖。

“希望你不要变成另外一个唐雨萱，即使你想变成唐雨萱，你也无法成为她。”这是回家路上简廖对苗小姬说的话，他还简单地和她说了一些关于霍莲烟和唐雨萱的往事。

在还没认识霍莲烟之前，苗小姬就知道了唐雨萱。唐雨萱是华人圈里类似于公主的人物，更是很多男孩子的梦中情人，但也是女孩子们讨厌的人物。女孩子们在私底下窃

窃私语着这样一件事情：唐雨萱曾经为一个男人自残过。

彼时苗小姬没有把那样的话放在心上，那时她心里想，大约是女孩子们都嫉妒唐雨萱而添油加醋罢了。

听完简廖的话，苗小姬才知道女孩子们都窃窃私语的那些有百分之八十的真实性。

唐雨萱和霍莲烟更像是一部典型的爱情电影，这部电影的标签应该为欢喜冤家：唐雨萱和朋友们打了一个赌，她要拿下据说已经甩了很多女孩子的霍莲烟然后狠甩他。起初唐雨萱和霍莲烟是猎人和猎物关系，但后来剧情发生了逆转，霍莲烟变成了猎人，唐雨萱心甘情愿地沦为猎物。

这两个人第一次闹分手时唐雨萱“摔断了腿”，第二次分手时唐雨萱“食物中毒”，第三次分手时唐雨萱“出了车祸”，第四次分手时……

伴随着这样林林总总的事情，这两个人分分合合，他们一致对外界宣称：“我们是朋友关系。”她频繁地换男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和不同的女孩子约会。

“可最终只有唐雨萱这个名字长时间和霍莲烟联系在一起。”简廖用这样的话为霍莲烟和唐雨萱的往事做总结：“三分利益、三分怜悯、三分日久生情，这也是霍先生今晚会选择送唐雨萱回家的原因。”

“三分利益、三分怜悯、三分日久生情？不是还有一分吗？”这句话就从苗小姬口中说了出来。

之后简廖也就笑了笑，没再说话。

在简廖的笑意中，苗小姬的心沉甸甸的，回公寓几个小时后苗小姬发烧了，看医生、吃药、昏昏沉沉地睡了两天两夜，这两天两夜中她还做了一件事情，主动打电话给霍莲烟。

苗小姬没有霍莲烟的手机号，她只能联系到简廖，简廖答应会把她生病的事情转告霍莲烟。

打完电话后苗小姬开始等待，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几个小时。

第三天，苗小姬身体恢复了过来。

这一天苹果城下起了大雪，鹅毛大雪把整个苹果城装扮得宛如童话世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华灯初上，公寓门铃响了。打开门，苗小姬那位叫杰西卡的室友站在门口，杰西卡身后站着霍莲烟。

他站在那里，背后是白雪和长街，若干的雪花零散地落在他深色长外套上，古典浪漫。

那一瞬间，苗小姬心里下了那么一个决定，她拿出一百美元交给了杰西卡，那一百美元可以让杰西卡和她男友找一个不错的旅店共度一夜。

苗小姬的公寓正方墙上挂着一幅字画，字画题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白色底黑